

社會學叢刊

吳文藻主編

乙集 第二種

易村手工業

張子毅

私立燕京大學
國立雲南大學

合作社會學研究報告

商務印書館印行

序

二十八年的暑假，子毅和我一同到祿村去做調查工作。我們睡在一間房裏，晚上，隔着兩層蚊帳，上下縱橫的談起來。年青人總是善於做夢的；有一次他突然從床上坐起來，撩開了帳子，點了一枝煙，很興奮的和我說：“我想到一個風景幽美，與世隔絕的小天地裏去住上一年；一家一家都混熟了。你不要來管我，好像忘了我一般。可是我有一天忽然回來了，寫好了一本書。”這本是子毅的性格，默默的，裝得好像很平庸，可是他在預備，在幹，無聲無息的，等待有那麼一天，叫人對他刮目相視。床頭的夢語，誰也不當正經話，說完也就過了。可是，隔不上幾天，他要我一同去看張大舅，聽他講綠葉江的神話。似乎是在江的盡頭，有一個桃花源似的去處。紅紅的山岩，像是給天火燒過；大江就在這山凹裏滾滾地流；兩岸長着幾十里不斷的翠竹，叢叢密密，把天都遮住了。就在這地方，有着無數的紙坊，家家都造紙。張大舅講得出了神，“我和你們一同去，我認得這地方。你們調查好了，開個大工廠，我來幫你們辦事。”張大舅的口才把我們都說動了。隔不上兩個月，子毅和我兩匹馬就在高山險峯上盤旋着向這動人的易村出發了。

易村對於我們的引誘，當然不止是紅的山，綠的竹；更具有魔力的是它所代表的那種農村經濟的結構。在我們研究計劃中，早就寫下了要調查一個以手工業為基礎的內地農村，一方面可以和太湖附近有手工業的江村作一比較，⁽¹⁾一方面可

(1) Hsiao-tung Fei, "Peasant Life in China," London, 1949.

以和以農業爲主的祿村作一比較。⁽¹⁾從各方面打聽下來，易村正是我們理想的研究對象。因之，我們不辭勞苦的走訪這個村子。實在的易村，並不和傳說的易村那樣家家戶戶造土紙。可是，我們住定了一看，發現它比我們所預期的更有意思，因爲它不但有造土紙的作坊工業，還有織篾器的家庭手工業。正可作一個比較研究。

我們不久就離開了易村，子毅準備了一下，單身匹馬一個人再去。他就在這外人罕至的小山凹裏默默的進行他的工作。易村的工作環境，實在比我們所有的工作地方都困苦；不但我們曾好幾天除了花生外，沒有任何其他可以下飯的東西，而且人地生疎，沒有半點借徑。一切都得硬硬的打入這個昧生的社區中去。這自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子毅初次加入我們的隊伍，就派着這個苦差。他離開我時，我不免爲他耽心。那年年底，子毅飽受風塵的回來了，沒有說半句怨言。他和我住在一起，一行一行的寫下了這份報告。祿村小樓上的一句夢話，居然成了事實，至少也可算是我們這幾年艱苦生活中的一點小小的安慰。

在這份報告中，子毅很仔細的解剖了易村的經濟結構；更在整個結構中，點明鄉村工業所占的位置。他好像是在顯微鏡下對一個標本作了一番極周到的觀察，並且一一爲我們描劃了下來。可是我們的目的，卻並不是如張大舅所說的一般，調查了可以去開一所造紙廠，我們對於易村本身可說並沒有特別的興趣。我們所發生興趣的，還是鄉村工業的本身，易村祇是我們研究這個問題時的一個標本罷了。我讀完了這本報告，

(1) 費孝通，祿村農田，本叢書乙集第一種。

很想借這個機會，根據子穀研究的結果，對於中國鄉村工業問題說幾句話，亦所以指明子穀這次研究對於我們瞭解中國鄉村工業上所有的貢獻。

一 工業和農業的界線

我常覺得一般人把工業的範圍看得太狹，好像一定要有廠房，有機器，有大煙囪，才算是工業。西洋現代工業固然是最新的工業，但不是工業的全部。把工業的範圍看得太狹，很容易使我們抹煞了建國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節目，就是怎樣使我們原有的工業蛻變成現代工業。要我們能對付這個問題，先得先明瞭我們原有工業的性質。

本來農業和工業的區別不是容易用一條清清楚楚的界線來劃分的。理論上說來，農業是祇限於在土地上培植作物的活動；至於把作物的自然形態改變成可以消費的物品，就得算作工業的活動。可是培植和製作，在事實上卻不易嚴格區別的。譬如有一次我們在田裏看人家攢穀子，曾問一位朋友，“這算是農業活動麼？”他堅決的說：“那自然是，收穫不算作農業算什麼？”可是我問他，“碾穀子呢？”他躊躇了一下，“必要時，算作工業活動也可以。”我不很明白攢穀和碾穀在性質上有多大分別。爲什麼把穀粒和稻穗分離的工作算是農業；而把米粒和糠粃分離的工作，就可以算作工業。本來，沒有人會對這個分別看得這樣嚴重，因爲農業和工業其實並不是對立的兩回事，而是相聯的兩個段落：農業靠土地的生產力給我們植物性的原料，工業是把這原料製造成可以消費的物品。

這樣說來，我們可以說沒有一個地方的人民是可以單靠農業而生活的了；至少，自從人們不能專以樹上的鮮果，地上

的菜蔬，直接充飢以來，人們的生活多少得靠一部分工業來維持。田裏的穀子成熟了，得攢下來，碾成米；米還得煮成飯才能吃；麥子得磨成粉，烤成麵包；棉花得收集了，把纖維整理，紡成紗，織成布，裁了，縫了，才可以成為衣服。這些基本工業和日常生活關係太深，所以時常就在出產原料的農家經營的。這種農夫和工人不分的情形，是自給經濟的特色。每一個自給單位：家族，村落，或是莊園，必需經營着一些基本工業，不論如何簡單，用來滿足他們生活上的需要。

中國農家在消費上具有很高的自給性。據我們在雲南鄉村中調查的結果，農家消費中的自給部分普通要占總數的百分之七十左右。當然自給的農產品較多，不自給的部分大多是由都市工業所供給的日用品，但是衣食住各項基本用品中，自製的還是很多。

以我們曾調查過的祿村來說：它的經濟是以農業為主；在村子裏除了四家外，全是耕田的，他們每家所做的工作也差不多。以特殊工藝作副業的祇佔全村戶數的百分之一〇。普通人家並不是不需要木器，竹器，陶器 and 棉織物，他們除了直接到村外去購買者外，大部是靠自己來製作的。我們鄰居姓劉的那位朋友，家裏的廚房和馬槽是自己動手蓋的；屋裏的草墊，竹筐是自己編的；身上的衣服，是太太縫的。這種不求人的自給經濟，把很多工業活動普遍的分散到每個農家。中國並不是沒有工業，祇是工業太分散，每個農民多少同時是個工人。

農家不但因為求生活的自給多少都做一些工業活動，而且他們所不自給的消費品，也大都從別的農家中買來的。都市工業的不發達，使我們種種用品，好像衣著，陶器，木器等等都在鄉村中生產。凡是有特殊原料的鄉村，總是附帶着有製造

該種原料的鄉村工業。靠河邊有竹林的地方，有造紙和織篾器的工業；有陶土的地方，就有瓷器的工業；宜於植桑養蠶的地方，有繅絲、織綢的工業。這類地域性專門工業的發展，並不一定引起工業和農業的分手，這類工業依舊分散在多數的農家。在家庭經濟上，農業和工業互相倚賴的程度反而更形密切。中國的傳統工業，就是這樣分散在鄉村中；我們不能說中國沒有工業，中國原有工業普遍的和廣大的和農民發生密切的關係。

二 工業幫着農業來養活龐大的鄉村人口

中國鄉村中工業的發達並不是偶然的。在農村經濟中工業是必要的部分，原因是在中國農業並不能單獨養活鄉村中的人口。子毅在本書中說得很清楚：在這個分析中，“至少我們可以明瞭鄉村工業的一個特性，就是它是用來幫助農業維持我們龐大的鄉村人口的。這在易村是十分顯然的，若是沒有手工業，易村就不易有這樣多的人活著。”還是在顯微鏡下檢察易村這標本的結論；這結論卻很普遍地適用於其他有手工業的鄉村。

人多地少是中國鄉村的普遍現象。鄉村人口密度太高，農田分割得十分細碎。依普通的估計，每家平均所有土地已不到三十華畝。在土質肥沃的地方，各人所能分得的地更小。多年前翁文灝先生曾說：中原區每人得六畝，揚子區每人得四畝七分，邱陵區及東南沿海區每人得十一畝，四川盆地每人得六畝半。若專就耕種的土地論，他曾引 Baker 的估計說：每個人可以分得耕地的數目是，直隸四畝，江蘇二畝半，廣東一畝半，所以平均每個人大約祇得三畝田地。他接着又說，這三畝

田地若種麥子，每畝祇出六斗，三畝共有一石八斗，如何能使一個人免於饑餓。(1)在種稻的區域中，人口更密，每人可分得土地更少，平均不過二畝左右。最好的水田，每畝產米三石，而每個人每年要吃二公石半。雖則從字面上看，種兩畝水田的農夫，應當還有一半剩餘來作別項費用；但是農民中，尤其是水稻區，有百分之八十左右是佃戶。他們得貢獻一半以上的產量給住在市鎮上，時常不事生產的地主，每人所餘也祇夠一飽了。我在江村調查時，當地人民異口同聲的說：這地方的田要是豐收，也不過給人一些飯米罷了。這句話似乎是很確當的。

飯米固然是日常所必需的，但是單單吃飽並不是健全的生活。我們還要穿，還要住，病了要醫藥。人死了要埋葬，過時過節還得燒一些紙錢。這些費用在江村可以說其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在農業之外籌來的。依子毅的調查，易村的情形也相似，全村祇有十一家單靠農田上的收入，在食用外還有剩餘，其餘四十二家卻都有虧空；估計全村食用，單靠農田上的供給，每年尚差穀子四百七十擔左右。這筆帳就得以工業來填補了。

人多地少，農業不能維持生活而得求助於工業的，不祇是江村和易村。廣西的賓陽又是一例。“賓陽乃廣西省著名之手工藝區，……該地因人稠地稀，土地生產力遠不足以供養全縣之人口，故人民除種田外，多從事一種手工藝，以爲副業。往往一村之內，全村居民均賴此爲生，該村即以此種小工藝而著聞於當地。”(2)調查山西農村的李有義先生也說：“上郭村的農民在耕田之外，都有一兩種副業，特別是小農，他常要靠副業的

(1) 翁文灝，“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獨立評論，第三一四號。

(2) 千家駒，韓德章，吳半農，廣西省經濟概況 154 頁。

收入補耕田收入的不足。……”這種主要的副業是紡織。”⁽¹⁾農民因生活的壓迫，不能不乞助於工業，而鄉村工業卻幫助了農業來維持中國這樣龐大的鄉村人口。

可是鄉村裏為什麼要維持這樣龐大的人口呢？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說，一是在都市工業沒有發達的社區裏，除了鄉村，人民並沒有更好的去處。農業固然養活不了這樣多的人口，可是單靠工業也養活不了。子毅在織簾器的一章中已算給我們看：在這些窮苦的農民，不論耕田或是織簾器，所得的其實都不過是一些糊口的工資。在勞動報酬十分低落的情形下，他們沒有出賣勞力的機會時固然要死，即有出賣的機會，也祇能免於一死罷了。加以市場狹小，運輸困難，手工業的利益不能高，出品不能多。他們不能離開土地，單獨靠工業謀生。

另一方面是農業在現有的技術下，非拖住大批人口在鄉村中不成。我在祿村農田裏已分析過農業裏的勞働是有季候性的。農田上的工作受植物生長期的限制，每節農作都有很緊促的期限，早不得，遲亦不得。譬如插秧，從立夏到芒種這一段時期最適宜，過了夏至，在祿村就不能插了。在這三十天到四十天之間，這節農作都得結束。人少了就忙不過來。所以勞力得老是養着以備緊急的時候之用。緊急的時候一過就閒了。所以鄉村人口不能有太大的減低，因之鄉村中永有這種矛盾的存在：一方面要拖住大批的人口，一方面又不能在農業裏利用他們所有的勞力，一方面又不能以農業裏的收入來養活他們。

子毅在第三章裏把農業裏勞力過剩的情形，分析得很明

(1) 李有義：山西上黨村的經濟組織，燕京大學碩士論文，未出版。

白，所以他把易村織篾器的工業稱作：“在農閒基礎上用來解決生計困難的工業。”這是個十分得當的定義。這表明鄉村工業不是一個單獨的問題，而是密切關聯着農業技術和人民生計的複雜問題的一環。

三 鄉村工業的兩種型式

在農閒基礎上用來解決生計困難的工業，固然是中國鄉村工業的一種基本型式，但是在鄉村中的工業，卻並不止於這一種型式。子毅在本書中最重要的貢獻，也許是在他利用易村的材料充分說明了鄉村工業的另一種型式，那就是他所稱的作坊工業。這種型式，以我個人說，在以前是常常忽略的，雖則一經子毅說明，我立刻想到母親說到她幼年生活時，常常提起的油坊和米行來。這實是我們傳統鄉村工業中的一個重要型式。

織篾器所代表的家庭手工業，是發生在人多地少的鄉村中。它是利用過剩的勞力；而造土紙所代表的作坊工業，是發生在土地貧瘠的鄉村中，它是利用過剩的資本。子毅曾為此詳細分析易村土地吸收資本的能力。易村農業本是先天不足。紅頁岩的沖積地已夠貧乏，加上了肥料的缺乏，生產力自然更難增加，在這種情形下，所謂投資，其實是等於多加勞力。易村農業裏所用勞力，實在已經極多，每單位土地上所用勞力總數已超過祿村；和 Back 的估計相比，相差更多。(1) 若是在易村土地再要加工，所增加的產額，已不夠恢復所費勞力的消耗。

(1) Fei Hsiao-tung, "Agricultural Labor in a Yunnan Village," Nan 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 Vol. XII Nos. 1-2, p. 151, Footnote 5,

這種土地實在已經到了經濟學上所謂耕種邊際了。

易村土地雖然貧瘠，可是因為土地權分配的不平均，一輩擁有較大農場的人家，還是能累積資金，這筆資金既然不容易吸收到土地裏去，於是逼着他們去尋求利用這筆資金的門路；這樣發生了造紙的作坊工業。

農業裏所累積下的資金，變作鄉村工業的資本，在和都市靠近的鄉村中即不易發達，以江村為例，全村大部是佃戶，因有田較多的地主已經全數遷入市鎮。鄉村的居民，每年要在地租上輸出大部分資金到市鎮上去；因之，鄉村本身並沒有剩餘的大宗資本來本鄉發展工業，作坊工業是發生在市鎮中。更因大都會的興起，和洋貨的暢銷，市鎮上的作坊，也入於式微的趨勢。可是，內地的情形則不同，鄉村離市鎮和都會太遠。交通不便，洋貨的勢力較弱，所以像易村這種祇有五十多戶的小村子中，還能保有九個土紙作坊，固定資本竟超過一萬八千元（以二十八年市價折合），這很可說是內地鄉村的特色。

織篾器所代表的那種家庭手工業並不能吸收資本；它的特點，就在不需要值錢的設備。所以子毅比較這兩種型式的鄉村工業時說：“織篾器不需要很大的資本。一把砍刀值不了幾塊錢，而且可以用上十幾年也不壞。竹料自己家裏就可以長，所需不多，即使要向人買也不過幾塊錢。幾天之內就可以把篾器織好，賣出去。所以我說織篾器這種工業中主要的成本是勞力。作坊工業不同。它需要相當的設備，所需資本也相當大。所謂作坊工業，我是指那種有一專門工作場所的工業。織篾器祇要一方空場，下雨時在臥室裏，在廚房裏都可以工作；而造土紙就得有個專門為原料加工的池塘和碾房，專門造紙的木棚，和專門烤紙的炕房，這些有專門設備的作坊工業，資本才成了

一個重要的生產要素。”

作坊工業利用較進步的技術，利用人力以外的動力，大批的購進原料，更大批的生產商品，使它可以得到經營的利益。易村的土紙坊，投資的利息高至六分，比農業利息高上五倍。可是作坊工業既需資本，沒有資本的貧民也就沒有沾光的機會。得到這種高利的是工具的所有者，而不是生產勞動者。這是和家庭手工業的一個重要分別，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經濟的起點。可是作坊工業在傳統的運輸和貿易機構中並不能一帆風順的發展。它和農業的聯繫也很深，因為所用的原料常是當地的產物。這些產物因土地的限制不能儘量的擴充，因之也限制了這類工業擴充的可能性。太湖流域的土絲行，菜油作，軋米行都受着原料的限制不能發展成大工業。若是作坊工業可以算是我們傳統經濟中資本主義的萌芽，則這萌芽在運輸困難和市場狹小的阻礙下被遏制了。易村的土紙作坊充分的顯示了中國傳統資本主義所以不能發達的原因。

作坊工業在鄉村中發達起來，成了一個累積資金的機構。這輩資金既不能在工業裏翻覆的再生產，最後依舊得向土地上鑽。子毅在末章裏說明了這兩種工業對於農民生活上影響的差別。家庭手工業是救濟他們的力量，使他們不致有勞力沒處出賣的苦衷，但是作坊工業卻剛剛相反。它成了一隻攫取土地權的魔手，向着貧農伸去，這樣促成了鄉村中貧富的對立。

四 都市工業和鄉村工業

易村是一個內地鄉村。所謂內地不單是指它地理的位置，也指它經濟的處境。內地是表示和現代工商業接觸較淺的地方，可是現代工商業的勢力一日千里的向內地侵入，內地的範

圍日漸縮小。當百年前，沿海諸省也屬內地，可是到現在，西南諸省也快要拋脫內地的稱號了。

內地經濟在它的基本上，正代表着和西洋接觸前，我們中國傳統經濟的一般方式，沿海諸省近百年來所遭遇的變故，也正是內地諸省不久將來很可能的運命。所以在此，我們不妨轉到沿海諸省鄉村去看一看在那些地方鄉村工業所發生的問題。

沿海諸省鄉村工業的處境，我在江村經濟中已經敘述過。簡單的說來，就是都市工業的發達促成鄉村工業的崩潰。從世界經濟史上看，工業中心都市的興起，是工業革命後的產物。工業從鄉村集中到都市來，主要的原因，是工業所用動力的改變。利用體力來生產的手工業，集中到都市中去，是沒有多大利益的。在人口集中的地方，地價高，生活費用高，生產成本因之也高。原料運輸費用既大，工場管理上也多麻煩。集中的工場所以會發生，推究其源，是出於蒸汽力代替體力的結果。利用蒸汽力來作工業的動力，限制了工作場所的面積。我們要記得每一個輪子的轉動，在蒸汽動力下，都不能脫離和動力機直接或間接相聯的皮帶。這根皮帶決定了機器的位置和可能的距離。在手工業中是工具來就人力；在機器工業利用蒸汽動力的時代，是人力來就工具。因之，動力的改變，發生了都市，集中了勞工，把工業和農業的地緣拆散，工業脫離了鄉村獨立了起來。

都市工業和鄉村工業在這個時代是大規模機器生產和小規模手工生產的分別。我在這裏不必再去分析為什麼大規模機器生產因成本低，技術精，出品良，把小規模手工生產壓下去的原因。這已是普通的常識，也是可以目擊的事實。當然，我

並不是說一切手工業都立腳不住。我們所需要的用品中有些並不是機器所能做的；表現個性的藝術品就是一個例子。可是機器本身的日趨精巧，不能做的東西爲數已日趨減少，手工業所守得住的壁壘實在是已經很可憐了。我們祇要想一想：大規模的食品和服裝工廠的發達，使那些和個人癖好密切相關的用品，也已經有趨於標準化的危險了。

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問題，若是在機器工業和手工業間作一選擇，或是在比較大規模生產和小規模生產的利弊，我想很少人能站在鄉村工業方面說半句硬話。大規模的機器生產固然有它的缺點，可是這些缺點並不足以作爲維持小規模手工生產的理由，我們現在所要注意的是都市工業興起後對於鄉村經濟的影響。這些影響若是有害於民生的，我們得用什麼方法來加以補救，這是第一層。鄉村工業本身是否必需以手工業爲基礎的？我們能不能改變鄉村工業的性質使它可以和都市工業並存？這是第二層。

從鄉村工業到都市工業是世界經濟史上的普遍現象。可是在中國卻另外還有一種新的意義，因爲中國本國的都市工業，在西洋先進工業的壓力下無法發展。我們關稅不能自主，領海及內河航行權已送給外國，加上了歷年來釐金特稅的縛束，國外輸入的工業品在市場上到處占着優勢。祇要看歷年洋貨進口量的增加，民國二十年比民國元年增加三倍，和入超的提高，民國二十年比民國元年提高六倍，就能知道我們國家經濟處境的危險。

國際貿易上的劣勢有兩方面是和我們鄉村工業有關的。一方面是我們以前可以自給的日用品改用了洋貨。譬如，我們以前的布是由自己紡的紗自己織成的。可是到了清末光緒年

間，機紡洋紗已開始代替了土紡的綿紗；接着手工的織布機輸入，促進了織布工業的發展，成爲一種重要的鄉村工業。河北高陽一帶曾是華北織布業中心，在歐戰期間，外國布匹入口減少，曾有一度興盛的時期。可是“歐戰停止後，外國棉布，又復暢進，奪去了高陽布一部分的銷路。”⁽¹⁾

另一方面是手工輸出品之下跌。我們對外輸出的貨物，除了農業原料外，以手工業品爲主。但是手工業品質地不易改良，所以不易和國外機器出品相競爭。我們的輸出，也因之日形跌落。以茶葉說，民國元年輸出一百四十八萬擔，到民國二十年祇剩了六十五萬擔；以絲說，民國十九年比十七年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二十三年竟不到十九年的五分之一。

在這些簡單數字的背後，卻包含着無數可悲可痛的故事。我已經說過農業和工業在鄉村中的聯繫，是人民的生活把它們結住的。工業固然可以撒手入城，甚至出國，可是一般農民的生活卻怎樣呢？若是都市的工業是在國內發展的，情形也許可以不同一些，因爲新興都市可以調濟鄉村的經濟需要。在中國不幸的是都市和鄉村之間橫着一道國界。整個的大趨勢是中國經濟的澈底農業化，正和現在的德國想這樣對付征服的土地和人民。我在上文業已指明農業中國等於是個饑餓中國。把工業集中到了國外，或外資統治下的“孤島”上，是剝奪我們廣大民衆的生活憑藉。手工業衰落的過程怎能不成爲我們民族的一段傷心史。

我在江村就目睹這段傷心史的表現，這裏用不着重述。我們見到農家因爲收入的減少，不能不舉債度日，在高利貸的活

(1) 吳知，鄉村織布工業的一個研究，17 頁。

動下，土地權整批的向外流，全村差不多成了一個佃戶的集團。土地問題日趨嚴重，最後竟引成了一個政治性的爭鬭。我雖不敢說，在抗戰前鄉村經濟的崩潰全是由於手工業的衰落，但是鄉村工業的破壞，農民部分的失業，自然是鄉村不安和政治擾亂的一個原因。國外工業利用其政治上的特權，儘量作經濟上的侵略，而在手工業衰落的渡船上，轉變成國內政治的不安。

在抗戰之前，政府對於這個局面所持政策，不外鎮壓叛亂和救濟農民兩項。這兩項政策即使努力做去，也解決不了問題的癥結。問題的癥結是在國家工業沒有辦法。要有辦法，非先抵住外國工業的勢力不成。抗戰軍興，整個局面才算改觀。

五 鄉村工業的復興和前途

抗戰把我們所有在沿海的一些小小的都市工業根本就破壞了；同時政府着手限制進口貨物，很多本來仰給於外國的日用品不能大量的輸入；又因外匯上漲，洋貨價格飛跳，想買的也買不起，於是日用品的供給不能不自謀解決。後方都市在敵機轟炸之下，不易建立起來，即是大規模的工廠，也都向鄉村中求隱蔽。而且在國防需要下，政府能力所能維持的工業，大都偏於軍需性質。從沿海遷入的和從國外購得的機器，為數既少，自不能不大部用來充實國防工業。日用品的製造，祇能留給鄉村工業了。這樣，鄉村工業頓時脫離了洋貨和機器產品的競爭，走上了繁榮之路。我固然沒有統計材料可以用來表示後方鄉村工業發展的實況，但憑我們日常的觀察，在大都市附近的鄉村中，到處可以聽到各種手工機器的聲音；而且經營這些工業的，沒有不是謀得大大的利益。

在抗戰期間，農業和工業配合的需要益見顯著。徵兵的結果，在鄉村中吸去了大批的勞力，而糧食問題的嚴重，又使我們不能讓農業衰落。同時，新工業激速的發展，工廠裏莫不感覺到勞工缺乏之苦。後方人力有限，如何合理的分配到農業和工業裏去，成了一個急迫的問題。這提醒了農業和工業共用同一勞力供給的需要。我在上文中已說過農業所要的勞力，是季候性的。工業固然沒有季候性，但是在小型的工廠中，即使在農忙時停一兩個月工也不致有重大的損失。

抗戰轉變了鄉村工業的處境。不但挽回了一落千丈的衰勢；而且因戰時的特殊局面，工業不能不疏散；又爲了要兼顧農工雙方的生產，要儘量利用後方的人力，不能不提倡農民來兼營工業。可是抗戰結束之後，鄉村工業還有它的前途麼？

抗戰勝利結束後，在短期間農業技術不會有重要的改變，換言之，戰後和戰前一般，農業依舊需要季候性的勞力供給，鄉村中不能不有大量人口用以應付短期的農忙。鄉村人口雖或可以因都市工業的興起而略見減少，但並不易在人地比率上有重要的修改；每家所分得的土地還是很少，農業單獨依舊不能維持這龐大的鄉村人口。於是，我們必須考慮：假使鄉村工業的效率的確無法追上都市工業，從工業本身着想，都市工業較爲合宜，我們是否值得以降低廣大鄉村裏農民的生活程度，來換取我們的新工業？

從事實上說，中國現代工業的發展，因資本和資源的限制，也決不會太快的。而且受了這次抗戰的教訓，我們今後工業建設自應從重工業下手，輕工業的建立，在時間上很可能，要比重工業慢一個時期。因之，在這個時期中，抗戰所造成的形勢會繼續維持，而且因爲安全有了保障，小型機器可以由

本國工廠中自行製造後，鄉村工業可以更爲發達。

有人可以爲將來的鄉村工業發愁。假定大規模生產對小規模生產在經濟上佔絕對優勢，則將來我們大規模的輕工業，若有一天發達起來，小規模的鄉村工業不是又要重演戰前的悲劇了麼？因之，我們對於這假定得提出來推考一下。

大規模生產的所以經濟，最重要的是在動力和機器的利用。我在上文中已說過，工業集中的原因，得推源到蒸氣動力的應用。自從電力和內燃機的採用成爲工業的動力後，大規模的集中工場就不一定佔有特殊的便宜了。單位較小的製造機，用電力來推動的，就不必要擠在一個工場中了。這樣造成了工業由集中而分散的新趨勢。

我並不是說一切工業都能分散，工業中確有不可以分散的。可是也確有一部分工業，祇要分散的工場在運輸上和經營上有配合的系統，它在技術上就不致絕對的不能和大規模的集中工場相抗衡。這樣，我們的新工業並不一定全部都要集中在都市中了。若是留著一切可能留在鄉村中的，設法限制不必需的集中，則我們的都市工業和鄉村工業不致有銳利的衝突了。

這樣說來，鄉村工業是可以有前途的，可是有前途的鄉村工業，卻決不是戰前那種純粹以體力作動力的生產方式，也決不是每家或每個作坊各自爲政的生產方式。除非鄉村工業在技術上和在組織上變了質，它才能存在，才能立足在戰後的新世界裏。

六 鄉村工業的變質

鄉村工業在技術上需要改良，那是無可避免的。鄉村工業